

1982年,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里相遇的希拉·维索茨基和安吉·萨默特成了好朋友。两年后,安吉被人残忍杀害,但案件悬而未决,事情也被慢慢淡忘。可多年来,希拉一直没有忘记闺蜜的遭遇,甚至为此考出了侦探证——20多年后,她再次把案子翻了出来,并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凶手落网,得到了法律的严惩。

闺蜜遇害20多年后 她把凶手送上法庭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爱笑的女孩遭遇凶案

说起这桩发生在1984年的命案,希拉记忆犹新。当时,她接到了来自朋友芭芭拉的一通电话,芭芭拉在电话那头说,安吉遭遇了一场事故,然后是一阵歇斯底里的痛哭。希拉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打得措手不及,她问道:“安吉死了吗?”

是的,安吉那天凌晨被发现死在了卧室里,而且是被奸杀的。得知消息,希拉尖叫一声,痛哭不止。

希拉和安吉是在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认识的,有着相似家庭经历的她们成了闺蜜。她们都成长在没有父亲陪伴的环境中,但安吉的性格更为乐观——她爱笑,脸上漂亮的微笑永远是她的亮点。她活泼可爱,人又聪明,是计算机和电气工程为数不多的女孩之一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,那天却被人杀死在床上,她满身是血,死不瞑目。希拉不久后前往警察局,配合警方调查,他们问希拉是否认识这个人或那个人,安吉平时喜欢去哪些地方购物,有什么日常安排。

根据警方当时的推断,一个叫拉塞尔·布坎南的人有作案嫌疑。拉塞尔比安吉大四五岁,是一名工程师。安吉觉得性格内向的拉塞尔可以成为她未来职业上的人脉——那天晚上,她还邀请拉塞尔和另外一个朋友出去跳舞。

然而,警方的推测没有得到任何物证的支持,拉塞尔最终没被起诉。这件事在希拉心里结下了疙瘩,她反复思考:“究竟谁是罪犯?我们必须抓到他,他要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
为查案考出侦探证

对希拉而言,安吉遇害是她一生中遭遇过的最痛苦的事,她一度无法在床上入睡,只有到母亲房中打地铺才能睡着。她也没有再回大学读书。

但她始终与负责查案的警探保持着联系,1988年她结婚时还邀请了这名警探参加婚礼。

随着希拉成婚生子,20年很快过去了,到了2004年,她已经是两个男孩的母亲。有天晚上,她正陪着儿子读圣经,恍惚之间忽然感觉看到了微笑着的安吉。沉寂多年的情感在她脑海中迸发,她往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,希望警方可以重启对安吉遇害案的调查。

安吉的案件已经成了旧案,希拉给当初负责该案的警探打了近700个电话,但他一直没有回。希拉说,最让她感



当年爱笑的安吉。



希拉近照。

到心碎的是,警局说20年来从没有人打电话问起过这桩案件。“一个人如此惨死,却无人过问,没人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,凶手又是谁。”

眼看求助警方无望,希拉打算靠自己。她收集打印了许多强奸案的资料,那些案件都发生在安吉遇害的那段时间,地点也在附近,希望以此找到一些线索。

有一天,社区保安给希拉提了个醒,他说:“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很棒的私人侦探。”这句话点醒了希拉——2004年,40岁出头的她晚上回家告诉丈夫:她想当一个私人侦探。

希拉开始备考私人侦探考试,用她的话说,“我表现得仿佛要备考哈佛或耶鲁”。希拉背诵法律条文,大儿子就帮她检查背得对不对。

通过努力,她成功拿到了私人侦探证书。这时,警方也终于有所行动:他们被希拉“烦得不行”,派了一名女探员与希拉联络。让希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女探员告诉她,当时有一份很重要的证据!

凶手终被判死刑

那份证据是从与凶手搏斗过的安吉指甲里提取的DNA,这显然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,但在1984年,DNA检验才处于起步阶段,不但过程漫长,而且还不一定能以此抓到罪犯。20年后,一切都不同了,DNA检测已成为重要的鉴定手段。不过,将20多年

前的旧案解锁并取证、检测的流程相当漫长,希拉直到2009年才得到结果。

“我接起电话,女探员告诉我:‘我们抓到他了’。”希拉说,“我等着她说出那句‘我们抓到了拉塞尔·布坎南’,但她说了个名字,我搜遍脑海也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凶手名叫唐纳德·贝斯,他曾犯过好几起强奸案,当天正是他奸杀了年仅20岁的安吉。希拉不愿意提他的名字,只把他叫做“禽兽”。“作为物证的DNA与这个禽兽的完全一致,科学的进步给他定了罪。”希拉说,如今住在田纳西州的她特地去650英里外的达拉斯见证了审判,“现在他已被捕入狱,这辈子都别想活着出来。但这改变不了什么,安吉还是死了。”

2010年,唐纳德·贝斯因为奸杀安吉被判死刑,他如今仍在死囚牢里。在好朋友希拉20多年的努力下,安吉的在天之灵终于得到了慰藉。

至于希拉,她本想着安吉的案件一结束,她就注销私人侦探证书,但许多人给她来信,鼓励她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。“他们让我很惊讶,我想我可以做点什么,所以如今我依然没有注销执照。”

安吉的案件了结后,希拉接到了来自拉塞尔的电话。多年来,希拉一直以拉塞尔是真凶,对他深恶痛绝;现在误会都解开了,希拉也向拉塞尔道了歉,他们还一起去给安吉扫了墓。“他也感谢我坚持探索真相,现在他终于洗清了嫌疑。”

个人意见

10岁的“考拉女神”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特约撰稿 高子明 编译

我们常常会听到驯马师或者驯狗师这样的说法,当人和动物足够亲密时,似乎与马、与狗都可以互相交流,但你听过驯考拉师这个说法吗?近日,在一档名为《多多爱动物》的节目中,来自澳大利亚大堡礁附近热带雨林的10岁小女孩伊兹·比就被大家亲切地叫做“驯考拉师”。

伊兹的父母都是喜欢动物的人,他们在亚昆士兰的磁岛建立了第一个专门的考拉诊疗中心,收养并救治那些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小考拉。

伊兹刚收养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小考拉。把一只刚捡来的小考拉训练成一只能够独立在雨林中生存的大考拉,大概需要两年时间。在此期间,伊兹每天细心照料它们,直到它们重回大自然的怀抱。

伊兹给她现在正照顾着的一只小考拉取名为“哎呀”,这是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史蒂夫·欧文常说的口头语。“哎呀”刚刚来到诊疗中心时,正因为失去妈妈而陷入悲痛之中——刚出生的小考拉和妈妈之间都有一种强力的纽带,如果考拉妈妈不在了,小考拉往往会陷入绝望,甚至会不吃不喝,直到把自己饿死。“哎呀”刚来到这里时也是这样,它拒绝进食,直到见到伊兹。依偎在伊兹的怀中,“哎呀”竟然开始喝起了用塑料管送到它嘴里的牛奶。

伊兹的妈妈阿里·比是名兽医,有着十多年救治考拉的丰富经验。“当小考拉害怕时,伊兹就像它的妈妈一样安抚照顾它。”她说。

从那天开始,伊兹和这只名叫“哎呀”的小考拉就像黏在了一起。小考拉总是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伊兹的头,就像她头上的一顶灰色帽子,永远都不想让她离开。但这一刻无法永久定格,小考拉总有长大的那一天,它越长越大,越变得不爱交际。



伊兹和小考拉们在一起。

终于到了要和“哎呀”说再见的这一天。对阿里来说,这不是她送别的第一只考拉,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别就很容易。“每当送别一只考拉,就像在你身上狠狠地揪下一块肉,但它们生而属于自然,我们必须这么做。”

阿里认为,“一只考拉都不能少。”她不是夸大其词,有报道称,1990年至今,因为栖息地的破坏,考拉的数量减少了80%。现如今,野生考拉只剩4万只左右。

考拉诊疗中心在竭尽所能救助考拉,现在正在诊疗中心的“患者”有好奇的乔治·罗密欧、埃尔维斯和芒果。值得一提的是,伊兹负责给考拉取名字,她很重视自己的这项工作。

“考拉就像我的家人一样,没有它们,我觉得生活都变得无趣,我想我会将我的一生奉献给救助动物事业。”伊兹说。不过,这恐怕要让伊兹的爸爸失望了:他一直希望自己雄辩、善良的女儿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总理。

当小考拉被放回大自然时,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下流了眼泪。被精心照料了两年的小家伙“哎呀”只回头看了大家一眼,就消失在树林之中。不过,有泪水就会有笑容:去年放生的考拉“嘘嘘”又露面了,这一次,她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
回到诊疗中心后,伊兹最近收养的小考拉“暴风雨”向她扑来,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脖子。救助更多的小考拉,“考拉女神”的工作一直在路上。